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二



扣开历史之门○尽揽经典魅力

诸圣邻○著

大唐秦王词话

《大唐秦王词话》又名《唐秦王本传》、《秦王演义》，为明代两大长篇讲史词话之一。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“贞观之治”，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，虚心纳谏，在国内厉行节约，使百姓休养生息，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大唐秦王词话

[明] 茅圣邻 ◎著
杜维沫 ◎校点

(二)

辽海出版社



大唐秦王词话



第十一回

法嗣大布神师计 魏王兵败翠屏川

诗

北邙山下列坟茔，万古千秋对洛城。
城中日夕歌钟起，山上惟闻松柏声。
葡萄美酒夜光杯。欲饮琵琶马上催。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
旧院荒台杨柳新，菱歌清唱不胜春。
晓来风起花如雪，飞入宫墙不见人。
越王勾践破吴归，壮士还家尽锦衣。
宫女如花满春殿，只今惟有鹧鸪啼。
吊古四篇权罢咏。争雄两国且重论。

不题魏营调兵布阵，准备交战，再说河南桓法嗣，坐在城楼上。当晚，只见天昏地暗，雷震风狂，扬尘簸土，走石飞沙，桓法嗣神兵战将军马，一队队都趨



出南门外。调遣已毕，将近二更。桓法嗣取斜席铺在城上，身边带了火炮烟火，披发跌足，左手仗剑，右手捏诀，口中默诵灵文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驾一片席云，起在半空，径来到魏王军中，按住云端，应声高叫：“军士们快报李密知道，吾神有话与他说。”众军听得空中神人言语，胆战心寒，慌忙报入中军。魏王闻说神人相请说话，面如土色，心内惊慌，众将并军士如泥塑木雕，都往后哨退去了。止有王伯当、贾闰甫、柳周臣，各执兵刃，数骑马保着魏王，直出营门。魏王仰空而问：“何方贤圣。有何教谕？”只『见半空答应：“吾乃周公旦就是。今归上界为神，有三所祠庙在金墉城内，因你拆毁庙宇基址，占为宫殿，木料造为洛口三仓，三千神祇没处存身。吾神奏过天庭，烧毁你的仓库。你原何知过不改，今又领军到翠屏川搅扰百姓？”李密拱手言曰：“仆知过矣。伏望吾神荫佑，助胜还朝，那时节鼎新起建，重立庙宇。”云端内大喝一声：“说不过理！凡夫剖路，让天兵下界！”才见天清明朗朗，陡然遍地雾昏昏。

乾天星斗俱沉隐，平地低昂认不真。

猛听半空军马嚷，神兵几队劫军营。

喝骂“魏王休缩首，上帝亲差统大兵。

总督天蓬为元帅，披头真武做中军。



先锋猛勇温关将，殿后英雄黑杀神。
天将神兵十五万，呼风掣电驾云行。
李密原非真命主，娄金狗宿谪凡尘。
今奉玉皇亲敕旨，差吾锁取上天门。”

桓法嗣一行说着神言，口中取出炮电，点着火，云端内刮喇喇连响数声；河南城上画角齐鸣，周武、艾先、郝明从中哨杀来，薛德音、樊佑、陈智略从左哨杀来，周文英、周文礼、徐成从右哨杀来，朱荣、张永通往翠屏川正东杀来，燕义、李禄从翠屏川正西杀来，王元、杨佐往翠屏川东南杀来，长孙安舍、何仁往翠屏川西南杀来，太子仁恕、大将军郭士衡并神师兵齐往魏营中军。只听得半空中兵戈响亮，鬼哭神号，吓得金墉众将并四十万人马胆碎魂飞，无心恋战，尽皆抛戈逃窜，自相蹈死者不知其数。被郑兵四面八方围裹将来，烧了粮草，把大势人马，截杀一阵。但见：

惨惨云笼雾锁，昏昏电闪风狂。乾天起处，豁喇喇刮倒天关；巽地吹来，揭历历掀开地户。一似星台诸葛扶刘主，浑如赤壁破曹瞒。催军鼓响轰雷，助战锣鸣霹雳。阵中施火炮，不分南北东西，军内放神枪，那管高低上下。火光道道狼烟起，烈焰腾腾锦缎飞。



星沉斗暗，奔驰惟听马蹄惊；将喊兵呼，战斗只闻兵刃响。低洼血滚三川赤，旷野尸横数里平。桓法嗣辐辏神师，大破魏兵四十万；王充钦承圣力，权延郑国二三秋。

可怜这一阵把魏兵四十万杀得烟消火灭，叶落花飞，众将帅俱撞围四散逃避，各不相顾。止有王伯当、贾闰甫、柳周臣保着魏王，杀出阵去。河南众将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，鸣金收军。桓法嗣带领众将官赴朝启奏：“主公齐天之福，果有神兵助战，把李密大势人马杀得片甲无存，众将尽皆丧胆逃生。”郑王喜曰：“好神师妙计，朕之孙膑也。赐蟒衣玉带、宅院庄田，封新城侯。郭士衡封镇南都督。其余众将，颁赐金银彩缎。军士逐人犒赏。”一面传旨，光禄寺设宴，庆赏功臣。一面差工部于翠屏川起建周公旦庙宇，郑王谕祭不题。

再说石赞、雷延、张忠、林士浩四将领一枝兵，径至金墉城下，高叫：“守城官知道！你魏王兵败翠屏川，四十万人马一旦皆休，快开门献城。”小校慌忙报入单雄信府中：“有河南四将领军在城下，说我家主失利，人马尽皆败没，如今来取讨城池。”单雄信说：“备马来。”一骑马径上城楼，往下一瞧，果然是河南人马。雄信连忙赶下城来，唤军士开门，把河南



军都放进城。雄信领着河南将士，把五虎、七彪、八猛众将的家小，尽数都使车辆装载；将宫苑府库珍宝财物，地理图籍，尽皆封锁。雄信分付四将：“你替我护送河南见郑王，把金银上库，众将家小暂住金亭馆驿，待我回朝，自有区处。你如今不要往大路，抄小路护送去。我烧毁宫殿，随后就来。于路小心。”四将辞别雄信，领了人马，离却金墉城去。单雄信领了家兵，拥进皇宫，把皇后、太子、嫔妃尽行斩杀不留。

箭去射满红椒壁，刀来砍倒丹凤楼。白发院子躲烽烟，隐匿花园；绿鬟宫人避士马，潜踪地窖。纱窗内玉叶丧三魂，绣阁中金枝忘七魄。金笼内戳伤鹦鹉，玉阶前击殒猩奴。冷飕飕剑劈千花径。绿惨红愁；寒凛凛刀断百宝阑，珠沉玉碎。直教禁宫胆落人头滚，平地泉喷血水流。

单雄信洗荡了宫院，四下里举一把火。只见烈焰烧残龙凤阁，黑烟燎尽翠薇宫。烧了宫院，又烧军民房舍。百姓携老扶幼，忙忙似丧家之犬，东逃西窜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一面单雄信把自家宅眷并细软之物，尽将车载出城。雄信上马扳鞍，带领军士，护着家小，抄小路往河南去了。



且说石赞、雷延、张忠、林士浩回至河南，屯下人马，径到东华门前等旨。郑王把四将宣至殿阶。石赞奏说：“臣奉军师将令，领兵到金墉城见驸马，将魏国金银珍宝、库藏财物并李密众将官家小，具令臣等解赴回朝。”郑王说：“拿各将家小做什么？”石赞说：“单驸马吩咐，待他回来，自有定夺。”郑王说：“既是这等，且送金亭馆驿安歇。”一面着户部将金银宝物俱各上库。

再说单雄信护着家小，不分晓夜，趨回河南，到府安顿家小，径赴朝堂。郑王说：“生受驸马用心，并吞魏邦，皆卿之力。”雄信说：“是主公洪福，天神相助，臣何功之有。”郑王问：“魏将的家小怎么处置？”雄信说：“主公！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当日李密聚集英雄，费多少心机。今日我主正在用贤之际，如今不管幼女老男，都使剑枷上城，一面差人出城，分头于附近地方传示，但有李密手下将官要认家小的，不必回金墉去，都到河南城下来认。等他来认之时，如肯投降，还他家小完聚，不归顺的，都砍下头去。”郑王准奏。一壁厢传旨，差官押解各将家小，尽皆剑枷上城，一面吩咐军士出城，分头远近地方喊报。

一人传两，两人传三。有罗成寻见秦叔宝，又遇着程咬金，各人说：“我们的家小，怎么得到河南？”



秦叔宝想一想，口中道：“多是单雄信这奸贼设的计了，谋背魏王，交通王世充，里应外合，卖了天下。我们家小在与不在，且到河南看一个虚实再处。”三将上马行程，恰好众魏将闻认家小，不期俱会做一处。来至河南城下，望上一看，果然是各将的家小都在。只见城上将官对着城下魏将，一家家都认过去，止有四家没人来认。那四将？王伯当、贾闰甫、柳周臣、蔡建德四人，不在河南。将士先把那四家没人认的，一刀一个，把头都砍下城来。这分明是打草惊蛇。城上军吆喝道：“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！投降者领回家小，受我郑王俸禄。如不降者，照依斩杀不留。”众将见说，各各顾恋家小，齐声愿降。主将说：“既降，卸了盔甲，进城见主。”

众将下马离鞍，除盔卸甲入城，俱赴朝前候旨。郑王传旨：各魏将俱给冠服进朝。朝见已毕，郑王着众将官光禄寺茶饭。郑王却问驸马：“这众将俱该加官职与他么？”单雄信道：“主人！众将初来投降，身无寸箭之功，未可加赠官职，且着他长随营半俸闲住。止有王珪忠孝两全，合该升用。”郑王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众魏将茶饭已毕，俱到驾前谢恩。郑王说：“众将官俱赴长随营半俸闲住；待有功之日，升授官职。”王珪到驾前，赐御酒金花，官封兵部侍郎。王珪谢了

恩，同众出朝。各领家小，且往长随营居住去了。正是：略施巧计收豪杰。绝胜黄金买俊英。郑王袍袖一展，群臣皆散。

且说魏王李密、王伯当、贾闰甫、柳周臣君臣四人，打马加鞭，径回金墉城去。四人来到金墉城一看，呀！可怜皇宫禁院，惟余坏石颓垣；万户千门，变作荒郊旷野。



意急加鞭回故里，心忙趨马盼家庭。
魏王一见痴呆了，魂飞魄散九霄云。
巩县繁华成野地，金墉宫殿化埃尘。
金枝玉叶归何处，虎将雄兵那里存？
仰面告天天又远，低头入地地无门。
好似乌江项羽无船渡，曹操华阴险丧魂。
寻思往事如刀割，痛泪流来满面纷。
半晌沉吟难布摆，如今那里去存身！

王伯当说：“主公！不必烦恼，一来是天数难逃，二来是单雄信奸贼卖国，与王世充合谋，坏了我主天下。如今且到别地方寻一个安身之处，再作良图。”君臣四人离了金墉城，急急前往，来到一所关隘。李密问说：“是什么地方？”伯当说：“是洛口关。”李密说：“我昔日把邴家二将贬在洛口关，就是此处么？”王伯



当说：“正是。”李密说：“快叫开门，且在此处歇马。”伯当一骑马趨近关边，叫与把关头目：“快报邴家二将知道，御驾在此，快开关迎接。”原来李密兵败之时，各处细探的都报知道了，邴家二将预先分付下言语，因此关上军士就答应：“主将在边上操军未回，无令不敢开关。”李密问伯当：“他怎么答应？”伯当说：“他回复主将边上未回，无将令不敢开关。”李密说：“真实他不在，却是故意推调？”伯当说：“想他当日谏主不要借粮，正防今日之患。因谏受谪，推故之意，也未可知。”李密大恼，鞘内扯出一口剑来，把左边马鬃割下一绺：“久后拿住这贼，照马鬃为例！”把马连加几鞭，往前又行。

李密回身前面走，君臣四个又登程。
可怜家国皆休废，又遇穷途闷杀人。
意欲投东还想北，心怀西去且南行。
寻思那去投王国，更想何方谒故人？
加鞭打马投前进，黎阳城到面前存。

王伯当说：“前面是黎阳城到了。”李密说：“徐茂功虽然谪降在此，他为人比邴家二贼不同。且唤开门，在此歇马，再图恢复江山。”伯当趨近城，说与巡城小校：“报与徐太守，有魏王在此，着他开门接驾。”



伯当开言，军士就应道：“徐太守下乡劝农未回，兵荒世乱，无令不敢开门。”伯当禀复魏王，魏王说：“终不然与邴家二贼一般！”伯当说：“想茂功掌国之臣，朝廷重务与他商议，我主因不从直谏，谪降在此。如有茂功，怎么得中河南奸计？似此不肯接驾，也未可知。”魏王掣剑在手，把右边马鬃割下一绺：“久后若得伯业中兴，决不轻饶这贼！”君臣趨行，不觉天色已晚，烟笼古树，日坠遥山。渔灯明远浦，画角动边城。魏王举目观看，正北一颗星光彩异常，四围散星朝拱，李密问说：“伯当！你看正北上这一颗星好生光彩。”伯当说：“臣向曾见来，有识天文的，说是紫薇星。”李密说：“你闻得此星当照何人？”伯当说：“人都传说正照唐朝二太子秦王。”李密听说，闭口无言。

行到一座市镇上来往客商之店，四人下马，行进店中。店主人相接，拣一所洁净房安下，整治酒饭吃了。睡到五更，君臣起来洗漱，吃了点心，还了钱。上马扳鞍，趁着月色正行之间，伯当说：“行无定迹，空受艰辛。我主也要从长计议，何不暂且投顺别邦，意下如何？”李密说：“伯当，你说得是。只除了唐家，别邦随你定议。”伯当说：“以臣遇见，除却唐朝，没处去了。”李密说：“如今一十八家改年号，那

争唐家一处？”伯当说：“唐高祖宽仁海量，礼贤纳士，江山广阔，别邦小去处。难以存身。”李密说：“你岂不知我与秦王有仇？还寻别的所在。”伯当说：“唐高祖仁德之君，料不计恨，主人不必多疑。”李密说：“我有个故友饶君素，有才善断，见为咸阳县令，我们趨上咸阳，与他计议，或行或止，凭伊定夺。”贾闰甫说：“主人！甚好。”正是：月明登古道，晚日走长途。

玉露丹枫九月天，乘骖遥过翠屏川。
停鞭追忆兴亡事，记得神师破敌年。





诗

寒暑催人岁月流，莫将名利苦奔求。
终须白骨埋青草，难把黄金买黑头。
死后空余千古恨，生前谁肯一时休。
圣贤总是凡夫做，何不依他样子修。



且停警世语，再整建邦词。

话说李密，一日行到咸阳县，迳到饶君素衙前下马。王伯当说与门上人：“烦你通报一声，金墉魏王特来相访。”管门人进报，饶君素整冠束带，出来迎接，口称：“大王！奉别台颜，又经数载。只因兵火间隔，遂阻良晤。”把李密接进厅阶。分宾主坐下。李密心下自想：“当日金墉为君之日，文武朝贺，如今兵败国亡。投谒于人，就行平常之礼。”心中郁闷，

第十二回

李密计窘投唐

高祖宽恩赐爵



面带忧容。饶君素说：“大王降重，从何处来？”李密说：“故友，一言难尽！向日因东郑王世充讨粮，反生奸计混赖，我亲领大兵征讨，不幸中了神师计，破了我四十万人马。又被贼臣单雄信谋叛卖国，内外交通，把我金墉宫殿尽行烧毁，皇后、太子俱被杀戮，赚得我家国齐休，无处栖身。王伯当劝我归顺唐朝，我因与秦王有仇，心中不欲，要往别邦，犹疑不决。以此特来拜谒故友，伏望高明指教。”饶君素说：“以臣愚见，若不投唐，别的所在国小邦穷，大王难以存身。唐朝国土广阔，又是仁德之君，况与大王同宗，那记这等仇恨？不必多虑。”李密说：“既然故友着我投唐，望乞引进。”饶君素说：“大王宽怀，明日早朝面奏。”吩咐家僮准备酒席。不多时，摆下奇肴美馔，鲜果香芹，传杯进翠。论古谈今，不觉天色已晚，酒阑兴尽。饶君素吩咐从人收拾书房，送魏王君臣安歇。

缕缕云霞明碧汉，昏昏烟雾锁长空。
遥山远水难分色，皓月明星一样同。
呜咽边城吹画角，悠扬古寺响金钟。
五更鼓绝残星落，又见红轮出海东。

话说唐高祖驾设早朝，只听得金阙晓钟开万户，玉阶仙仗拥千官；花迎剑佩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乾。

百官朝贺已毕，饶君素出班启奏：“臣是咸阳县知县饶君素，今有金墉城李密，困伐王世充失利，四十万人马尽皆丧没，又被烧毁皇城，家属尽行杀戮，止剩君臣四人，无地存活，戴罪投谒万岁。未敢擅便，住居咸阳县，奏闻圣上，请旨定夺。”高祖说：“皆因他气傲心刚，忘恩少义，以此失了家国。今在穷途无倚，来投寡人，君子岂念旧恶？朕若不留，是无容人之量。李密虽亡国之君，亦无大过，还赐半朝王驾。谁去咸阳迎接他？”文武口中不敢言，心下自忖：“他与二殿下结成海样深仇，纳降已过，如何还要摆驾远接？”众官皆不应。只见民部尚书刘文静出班启奏：“臣去迎接李密。”高祖说：“如见李密，不可提旧日之事。”文静说：“臣知道了。”同饶君素出了朝门，一行人从并王驾趨出长安。饶君素说：“小官先回本县，大人同王驾慢行。”

饶君素一骑径回咸阳县，见了李密说：“大王恭喜！圣上闻奏，差刘尚书赐王驾到县迎接大王。”李密见说，笑容满面，口称：“深感提挈，铭刻不忘。”言未绝，外面来报：“王驾到了。”李密急忙走出厅阶，抬头看见刘文静，满面羞惭，倒把王伯当推在前面。正是：恩义要广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冤仇莫结，路遭狭路难回避。伯当说：“唐朝差官摆驾，迎接主



人，如何令臣先行？”李密说：“卿岂不知，当初把刘文静监禁，疏间亲情，今见不由人不生惭愧！”伯当说：“朝廷尚且不怀夙怨，刘文静何必介意。”李密忙整顿衣冠，近前与刘文静施礼。王伯当、贾闰甫、柳周臣俱各相见。

李密辞别饶君素，乘了王驾，同刘文静、王伯当四人离了咸阳县，趨入长安，直至东华朝前下马。高祖设朝，黄门官奏：“刘文静同李密等在朝门外候旨。”宣临王阶，那李密见高祖二十四拜，呼万岁三声。唐高祖说：“御弟！你有五虎、七彪、三贤、二士，兵精粮足。为何这等败亡？”李密奏说：“臣该万死！臣今举目无亲，身如萍絮，甘冒鼎镬之诛，特来投降万岁。恳望天恩，赦臣死罪”把王世充始末事情，一一奏闻。高祖说：“御弟宽心，不必愁烦，与朕同享富贵。赐御酒三杯。官封邢国公，月支俸粮百石。着百官相见。起造七间银安宝殿居住，拨半千虎贲军跟随。”李密叩头谢恩。高祖又问：“你手下还有什么人？”李密奏说：“兵败之时，俱各逃散，止有王伯当、贾闰甫、柳周臣三将同臣在此。”宣三将进朝，高祖俱封邢府护卫官。三将谢恩，同李密辞驾出朝。正是：大地施恩泽，人间万物荣。一壁厢高祖退朝，散了文武。